

一尊塑像在控诉

中文译者：张无骄 Zhang, Wujiao Hermine

一位少女，一张空椅。少女的双手紧攥成拳头：她看上去勇敢而坚毅。是的，她正是如此。她无比勇敢而坚毅。她要打破自己的沉默，开口讲述。她愿意向你倾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太平洋战场（即抗日战争 1931-1945）中，日军对慰安妇所犯下的罪孽。“慰安妇”，是指那些用身体给军人提供所谓“安慰”的女人。你难道不想坐到她身旁，来听听她的故事吗？

Kim Sun Deok 来自韩国，在她十七岁的时候受一个所谓招聘日本护士的广告蒙骗，在一个“慰安所”度过了好几年的悲惨时光，直到她在 1940 年终于能够逃出去。**Mardiyem** 来自爪哇，十三岁的时候有人答应她，让她参加一出戏剧演出，结果却同样是被绑架到一处“慰安所”。来自台湾的 **Tsai Fang Mei** 也是在十三岁的时候被日本军人绑架。白天她被迫在战壕里给军人煮饭，打扫；晚上则必须在台湾花莲的一个地洞给日本军人当“慰安妇”。



© Stefan Hopf
和平少女像作品，由韩国艺术家夫妇 Kim Seo-Kyung 与 Kim Eun-Sung 共同创作。

Shen Chung Ah Ma 向我们诉说她的苦难。她说：“我经常有这种感觉，自从他们把我变成性奴的那一天起，我的生命就结束了。”在她逃脱以后，常常会跟一个有同样遭遇的幸存者朋友一起到山里去痛哭，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她们那些不堪回首的惨痛经历。

受害者的人数难以估算，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正是因为日本政府遵循极力否认事实的政策，从而在战后销毁了大量的材料和证明。广岛大学历史学教授 Yuki Tanaka 认为至少有大约 8 万到 10 万位“慰安妇”，按照这样的估算，其中每一位都得“安慰”将近 35 个军人。每天。而直到今天日本的右翼保守政党还无耻坚称，所有的“慰安妇”没有受到逼迫，都是心甘情愿地在“慰安所”提供她们的“服务”。

在被绑架的女孩子中超过一半尚未成年。**Shen Chung Ah Ma** 讲述，她在被绑架的时候还是那么的小，她连有性关系之后有可能怀孕都不知道。其中很多女性都会经历流产而且得经常堕胎。但是怀孕并不能保护这些女性，让她们不被强奸。战争结束后很多慰安妇被枪杀，幸存者只能沉默，因为害怕受到来自家人和朋友的歧视与厌弃。

直到 1990 年第一个国际化的运动才开始成形。该运动由韩国发起，宗旨是为慰安妇争取公正、反抗战争性暴力（The Korean Council）。1991 年人们在电视里第一次听到 **Kim Hak Sun**、一位曾经当过慰安妇的女性所做的演讲，这让许多别的、有同样经历的妇女鼓起勇气将她们的亲身经历公诸于世。就这样，长期沉默的坚冰终于被打破了。

自 1992 年起，由 The Korean Council 领导，每周三会举行一场在日本大使馆前的示威。直到今天。目标是什么？要让日本政府承认强掳“慰安妇”的罪行以及日本军队强加给“慰安妇”的种种苦难。



© Pudmaker / 2012 년 개천절 수요시위 / CC-BY-SA-3.0
每到周三，位于首尔的和平少女像就成为示威者的聚集地点

2011 年首尔的示威者终于等到了一同控诉的支持者：一位少女，还有一把空空的椅子。少女的双手紧握成拳头。你应该认识她。这座每周三都在支持示威者的黄铜和平塑像是由一对韩国艺术家夫妇 Kim Seo Kyung 和 Kim Eun Sung 共同创作的，正在你身旁的这尊和平少女像时时刻刻警示着我们不要遗忘历史和过往。

对于幸存者来说，这段回忆始终痛苦万分，正如 Kim Hak Sun 所说：“每次回忆到这段经历时，我的胸部就闷，感觉窒息和恐惧。”可正是这些痛苦的回忆不允许被遗忘。因为正是这些回忆会鼓励人们，向世人倾诉他们所经历的苦难。这些回忆必须传给后代，这样人们才能学会怎样避免让这些罪行再次发生。这就是这尊塑像的目的：成为回忆的一部分。一座控诉残害妇女的暴力和战争罪行的警示碑。这是一座纪念碑，警示人们，真实的历史不容篡改，控诉的声音无法压制。

这正是我们的目标，让这些被压迫的声音被听到。即便 - 也正因此 - 我们的行动会令整个日本政府与我们为敌，并且尝试移除所有的塑像。甚至在柏林，自从 2020 年 9 月塑像竖立起来之后，一直

都有人在讨论，是否应该让它留下来。由于日本外交部门施加的压力，在德国其他城市公共场所竖立同样的塑像的计划，已经被迫中止。

同样，在莱比锡，长期竖立一个同样的塑像的计划，也以失败告终 - 你正坐在她身旁的这尊塑像，你正静静听她诉说的这尊塑像，仅在今天展出。千万不要忘记！！

– This translation is based on an older version of the German text, which has since been revised. We apologize for any inconvenience caused. –

Korea-Verband e.V. (n.d.). *Biographien von Zeitzeuginnen*.

<https://www.koreaverband.de/trostfrauen/zeitzeuginnen/> (Zugriff am 14.05.2022).

Han, N. J.-H. (Hrs.) (2019). *Überlebende brechen das Schweigen: Katalog anlässlich der Dauerausstellung Die „Trostfrauen“ und der gemeinsame Kampf gegen sexualisierte Gewalt, im Rahmen des Museumsprojekts MuEon DaEon*, Berlin: Korea-Verband e.V.

Mladenova, D. (2022). *The Statue of Peace in Berlin: How the Nationalist Reading of Japan's Wartime "Comfort Women" Backfired*. 20(4), <https://apjif.org/2022/4/Mladenova.html>.

Nishino, R. (2020). Forcible Mobilization. In R. Nishino, P. Kim & A. Onozawa (Hrs.), *Denying the comfort women: The Japanese state's assault on historical truth*, 40–63. New York & London: Taylor & Francis,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170015>.

Tanaka, Y. (2019). War, Rape and Patriarchy: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In G. Zipfel, R. Mühlhäuser, & K. Campbell (Hrs.), *In Plain Sight: Sexual Violence in Armed Conflict*, 30–51. New Delhi: Zubaan Academi.

Yoshimi, Y. (2003). Das Problem der ‚Trostfrauen‘. In S. Richter & W. Höpken (Hrs.), *Vergangenheit im Gesellschaftskonflikt. Ein Historikerstreit in Japan* (97–117). Köln: Böhlau.